

原件短缺

卷3-卷8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九



同郡後學魏尚綸編集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傳奉事准本部咨准禮部咨弘治十八年二

月十二日早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但有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

明白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轉行到臣伏

覩



聖諭此即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禹聞善言則拜成湯從諫弗咈之意也蓋欲追古帝王克

紹

祖宗而陋漢唐宋諸君有弗爲矣天下臣民何其幸歟臣惟自古創業之君必立一代制度以爲子孫典則率由持守不使隳墜者國祚必保於悠久罔克遵承致有廢弛者宗社或至於顛危載在史冊昭然可攷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而掃除胡元身經百戰而奄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首開學校定賦稅恤百姓開屯田修軍政重鹽法禁賊吏設驛傳慎刑獄弭盜賊凡此皆我

朝一代盡善盡美之大制度也是以百三十餘年列聖相承率由罔墜世底隆平而治臻熙皞也但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漸凋敝迄今歲久風俗奢靡人心怠玩上下因循惟務苟且所以

祖宗舊章成憲奉行未至多致廢弛加以冗官太濫宗室位多賦重役繁官貪吏暴而民愈不勝其困



矣是蓋世道之使然也若非修舉以復其舊何以重裕而保無虞仰惟

皇上聰明英武大度寬仁總攬

乾綱勵精圖治數

召大臣咨詢化理此誠大有爲之

君也其於修復

祖宗之舊制奮振一時之紀綱以臻堯舜之治夫何

難哉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臣荷

國厚恩五十餘年濫居六卿之長叨任三孤之首

銓衡人物固臣職掌寅亮天地亦臣責任軍民

利病屢嘗敷陳仰荷

聖明多見采納茲奉

勅旨廣求讜言臣有所聞若不悉心條陳實有以負

皇上知遇之恩而孤

勉留之意也故不揣鄙陋謹以

祖宗舊制所當修舉及軍民利害所當興革而有裨

治道者條成十事上塵

聖覽伏乞俯賜施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爲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計開

一汰冗員以節國用

切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至周風氣漸開人文日著然考其建官亦不過周官所載古人立政不在官職之多惟在得人任用是以政不繁而民不擾嗣是而後歷秦漢隋唐以及宋元中間沿革雖有不同而官職之增未至其繁迨至我

朝奄有區夏地廣事殷設官雖盛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有額數內外相維體統不紊故當時事不廢而民不困柰何承平日久政務日繁在京在外添設官員十之三四然此或因錢糧賦稅軍器河道事當專任或因地方學校馬政水利人貴責成無非上體

朝廷下安百姓而其俸隸之給民已不堪今各處宗室已至三十餘府而

郡王將軍儀賓不下千餘況各

王府大小官員亦該一千五百有奇軍職亦至十



萬之上其祿米俸隸折色等項豈止數十百萬  
無非

朝廷貢賦之常數天下小民之膏血今在上者蠶  
食如此之衆則天下之民安得而不困且乏哉  
查得近年以來儉人白丁專事奔競或假技藝  
為梯階或以貨賄為蹊徑陸續傳奉乞陞大小  
官幾至千員通計所食俸糧動至萬餘石折色  
隸銀且及數萬兩夫以

朝廷有限之財供此庸輩無益之用

聖政為之少虧士類因之解體況今虜寇窺邊災異  
迭見加以各處盜賊生發地方未寧若不預為  
節省儲蓄萬一倉卒有事軍國之需豈能遽辦  
本部已嘗二次將冗官當革者上

請定奪至今未蒙

聖斷伏望

皇上以節財為

國家之首務以冗官為時政之大弊乞將前後傳  
奉乞陞人員容臣本部再行備細開具上

請斷自

宸衷或革去冠帶仍應原役或姑與職銜住支俸隸



其餘無益於事而濫支俸隸者行令閑住天下  
衙門添設布按二司并府州縣叅政叅議副使  
僉事府同知通判州同知縣丞主簿等官本部  
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  
掌科掌道官從長計議酌量裁革庶官不冗濫  
而財不妄費矣

一育人材以備任使

切惟人君莫先於圖治圖治莫先於育材育材  
必資於學校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也且一代  
之材自足一世之用惟在作養之何如耳若養  
有素問學必博心術自端以之修政而政無不  
舉以之立事而事無不立自無乏材之歎一代  
之急務又豈有重於此哉粵昔三代之時人無不  
學而所學者窮理正心之要所講者仁義道德  
之源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一旦以備公卿大  
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所行皆此素定其所施張  
不待閱習而後能以之赴難則不愛其死隨遇  
而施皆稱其任所以人材濟濟而治隆俗美也  
及周之衰下逮漢唐雖有大賢名儒才負經濟  
惜乎其道不得大行而治不古若也



天啓

皇明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修武之餘即興文教於天下府州縣皆設學校慎選師儒以教育人材三年開科取士務得明體適用之才博古通今之士使內外任事有司之官悉由科目出身所以人才輩出任用不乏至宣德年間學校漸爲廢弛正統初大臣建議於南北直隸并十三布政司各設憲臣一員以專提調頗爲有益柰何近年以來提調官用心作興者固多虛應故事

者亦有況教官多貨殖以營利期考滿以陞官生員成材者自肯讀書其餘者則苟延度日不知性理爲何物經濟爲何事此得歲貢年已五十又因邊方多警許其納銀地方荒歉許其納粟俱得入監旣爲監生再不務學此大壞人才之一端況各年上銀納粟監生本部聽選者尚有數千餘名雖年少舉人歲貢監生亦與彼挨次歷事上選之後又待十數年方得選用闕少人多取選未到精神漸衰銳氣已無此淹滯人才之大弊也惟成材生員俸得入科偶合程度



即爲中式既仕之後安於小成而無仕優則學之切識見未廣經濟少充所以本部每於推舉京堂并方面官之際常以得人爲艱且今之人才惟藉進士舉人三年之間除爲守令者不過二百餘人固可資其安養黎庶其餘俱係年老并納粟之輩欲望赤心報

國而福澤蒼生豈可得乎蓋人才盛衰

國家之治亂安危繫焉必須申明振作方可得其真才如蒙乞

勅該部轉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提調學校御史副使等官各嚴督所屬府州縣學教官各將本管廩增生員教以性理之學養其心術之正仍通行嚴加考選果係成材累經科舉年未五十者增廣生能作經書義資質俊秀堪爲後日之用者俱存留在學教養廩膳五十以上不能科舉增廣四十以上不通文義者宜遵勅諭內事理量爲處置使人才不至於久淹教養不視爲故事仍密訪各學生員平昔孝友著聞又不作非爲者爲一等雖不善於作文而謹禮法者爲二等造冊在官則善者知所勸不善者知



所懲而自過日遷於善矣是亦三代教養人才之一端也提督官仍每季於四書本經內每府州縣各出題目務關性理四書三篇經四篇論策各一道按季預先發去令其作文週而復始不一二年經書題目出之迨遍性理既明心術自正如此作養十數年後人才必盛於往昔而庶官不至於乏人矣

一恤百姓以固邦本

切惟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嘗不以愛養斯民爲首務也蓋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所以供軍國之用者資於彼所以祀饗

天地

宗廟者資於彼

朝廷之上宮闈之內凡百之需無一而不資於彼焉故成周以仁愛養民傳世三十而歷年八百是知民者誠有天下者之所當重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惓惓以仁愛養民凡遇災傷即免稅糧雖豐收之年度其倉廩有餘之處亦量蠲免地畝稅糧什一而稅凡一應供用果品牲口



顏料等項俱於糧石內免糧買辦未嘗分毫重  
科於民視彼成周尤爲過之

列聖相承咸遵是道所以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自  
成化年來科派不一均徭作弊水馬驛站之剋  
害戶口鹽鈔之追徵加以柴薪阜隸銀兩砍柴  
擡柴夫役與夫買辦牲口廚料夏秋稅糧馬草  
每省一年有用銀一百萬兩者少則七八十萬  
兩每年如是所以百姓財匱力竭而日不聊生  
也一遇荒歉餓殍盈途盜賊蠶起若不痛加減  
省大爲蘇息誠恐將來之患有不可救者矣如

蒙乞

勅戶部將天下買辦并均徭各照地方從長計議書  
爲一定之規行令永爲遵守及將洪武年間原  
報食鹽戶口通行各該布按二司委自分巡分  
守并直隸府州各委佐貳官員親詣所屬州縣  
通吊戶口文冊備查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  
數多今消耗數少者着實減去比先戶口數少  
今殷富戶口數多者量爲增添十分貧難下戶  
免其報口務足原數每三十年一次造報及一  
應革弊良法宜從舉行以蘇民困而固邦本仍



乞

勅禮部行查光祿寺見今收貯歲用牲口價銀如果數多時值收買比之往年價值果賤將派去各處原定價銀酌量再行減去若干行令作急徵收銀兩依限解部轉送光祿寺交收隨時收買應用不致賒欠於人凡百藥材等項不係上納本色者一體減價納銀庶供用不誤而民蒙其惠仍乞

勅兵部將民間水馬二站及遞運所馬價鋪陳工食銀兩數目及合用廩給口糧各學齋夫膳夫俱定為則例通行天下遵守并將養馬地方或論地免糧或轉丁朋合者備查節年奏

准事例再行斟酌盡為定例務在均平南北兩便使民不受害而馬無所虧及乞

勅工部今後凡

內府派出買辦木植顏料皮張等項查照往年奏准事例估計太多者具

奏量減其數其成造軍器弓箭弦條通查在京該庫收貯有餘者量免成造祥襖褲鞋出征軍士多不關領亦暫且免派折銀及不係急用之物



俱要斟酌停止庶財不妄費而民困少蘇矣  
一清屯田以復

舊制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爲治首定民田驗  
畝起科以備軍國之用次定屯田上納子粒以  
給軍士之食此我

朝一代緊要制度行之萬世而不可廢者也故工  
部設屯田一司專掌屯軍牛具犁鏵耜齒等項  
彼時天下衛所軍士邊方去處七分下屯三分  
守城腹裏去處八分下屯二分守城雖

王府護衛軍人亦照例下屯每屯軍一名有撥屯  
地一百畝者五十畝者或三二十畝者所收子  
粒內除一十二石准作本軍月糧仍納餘糧子  
粒六石上倉所以各衛所倉廩充實紅腐相因  
而軍士無乏糧之虞迨我

太宗文皇帝其於屯田尤爲注意創置紅牌事例示  
以激勸良法冊籍明白無敢欺隱者不知始自  
何年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  
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



六屯田有名無實所以各該衛所軍士月糧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近因災異該廷臣會議奏准差給事中御史并戶部官一員請

勅前去南北直隸浙江等布政司并兩京會同清查各衛所屯田隨該戶部郎中等官王勒等將清查過在京并在外保定等衛所屯田頃畝及該子粒數目

奏行戶部會官計議定奪

臣因看得本官所

奏清出在京在外衛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項共四萬一千餘頃該徵子粒四十萬八千餘石中間

尚有未能清出者以其未知某衛所係洪武年間舊設某衛所係南京并口外調來一例清查又多委有司官員踏勘下人作弊以此未得其詳不能清足原額其南京并南直隸江西等處衛所屯田清出者尤少況今軍士月糧累歲不得關支而歸怨於

朝廷勢官豪軍侵占屯田而又享厚利軍士嗟怨人心未平若不再行查冊設法清理則占地之家終爲已業而屯田之

制終未得復將來無所憑據軍士月糧何從仰給事



之所重莫先於此如蒙乞

勅該部一面咨行南京戶部於後湖冊庫內檢查洪武永樂洪熙年間屯田黃冊一面行查兩京衛所某係舊衛某係新設某係各處調來某衛所幾分下屯該地若干頃但係屯田一應事例通查明白仍查先差官員已行回報未足原額數多者并未經清查去處各再差官請

勅前去設法清查若清出七八分去處不必差官止請

勅巡撫都御史督令都布按三司管屯官員清查務足原額方許造冊回京戶部候各處清查完日通行計筭停當仍仰各該衛所備造文冊戶部及都布按三司并該衛所各收一本仍造黃冊一本齎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官庫如法收貯每十年一次照民冊事例造繳庶使冊籍明白將來有所持循而

祖宗舊制不致廢墜矣

一重鹽法以備急用

切惟鹽課者

國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之備緊急



之軍餉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誠有國者之大利  
濟時之急務也各處鹽課兩淮爲急若使法不  
嚴而利歸於下人必致用不足而患貽於不測  
所以歷代相因必重其法仰惟我

朝建制之初其於鹽法尤爲嚴重行鹽各有地方  
販賣不許越境勢要中納者有禁例軍民私販  
者有重刑所以鹽法通行無敢沮壞至宣德正  
統年間鹽法漸弛

朝廷屢命內臣同在京堂上官員前去清理祛除  
奸弊懲治豪強使存積鹽課常有數十年之用  
或遇緊急用兵缺乏糧餉卒不能至或地方水  
旱灾荒軍民缺食乏糧賑濟方纔召商中納糧  
米賴其飛輓以備急用上納完足通關繳部就  
給勘合隨到隨支得利數倍所以客商樂於中  
納而緩急得其所濟此我

朝鹽法之定規也自成化年間以來有乞

恩求討者有織造支用者加以兩京往來勢要船隻  
夾帶私鹽數多又況行鹽地方之不拘私自販  
賣之無禁雖有中者及至到邊多不上納糧料  
止是折收銀兩一遇緊急缺糧復



命大臣前去督理重復勞民買運所以  
祖宗鹽法壞之極矣若不通行整理誠恐有誤大事  
如蒙乞

勅戶部通查鹽法始末舊規并今日廢壞之由徑自  
處置停當上

請定奪務俾鹽課有餘而緩急得濟法令嚴明而奸  
弊革除緊急之軍餉不致有誤饑荒之民命賴  
有所活法定之後永遠遵守凡一應勢要之家  
權豪之人敢有乞

恩沮壞者許六科十三道官指實劾奏

皇上斷自

宸衷必置於法庶

祖宗舊制不至於廢弛軍國重務弗被其沮撓矣

一廣儲蓄以備凶荒

切惟氣數流行不能無水旱之灾思患豫防不  
可無豫儲之備蓋有備則無患也故雖堯湯不  
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以其有備也  
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制天下州  
縣悉出官錢糴穀各於四鄉置倉收貯以時歛







盜抵換所存者糠粃穀稻一遇大荒動經差遣大臣徃彼賑濟不賣官鬻爵則上納監生吏典所得無幾而軍民存活者少皆由所蓄不多而賑濟不敷也近日淮揚蘇湖浙江乃其明驗況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頗大州縣人口百餘萬極小州縣亦不下數十餘萬口若非大爲儲備遇荒豈能賑濟坐視死亡實所不忍仁政所重莫此爲先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洪武年間創置四倉舊制及

列聖降勅整理修復之意從長計議作何處置創爲久遠洪規使四倉之糧隨其州縣大小人口多寡遇荒足穀賑濟不致失所其餘歛散關防良法美意宜從徑自具奏上

請定奪庶儲積有備而遇災無虞矣

一撫流移以正版籍

切惟戶口以版籍爲定人民以撫字爲先民雖有流移法貴乎招撫若流移者不能招回則見在者日見消耗而軍匠埋沒者多矣我

朝洪武初招撫流民俱有定法彼時人民安業無



多逃亡遇有灾荒流移他所者所司即委佐貳官員帶領各里里甲分投前往有收去處尋訪招撫帶領回還重加存恤或給與雞豚或量免稅糧蘇息數年方當差役窩藏流民者有重罰隱占不報者有嚴禁所以流民易於復業而版籍不至於有虧軍匠不致於埋沒此誠安民之良規也迨至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年間民困財竭一遇大荒流移過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撫任彼居住詭冒附籍南方州縣多增其里圖北方州縣大減其人戶軍匠消耗率由於

此年遠者卒難得回近逃者尚可招撫若不申明

舊制着實舉行誠恐數十年後逃移稅糧併於見在人戶陪納日加困苦無以聊生誠非治道之所宜也乞

勅戶部通行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行所屬大小州縣各查自正統元年以至弘治十六年某州縣逃移人戶共若干曾經招撫復業若干戶一向未曾復業若干戶及行湖廣四川南直隸巡撫官亦通行所屬州縣各查



某州縣安插某布政司某州縣人戶共若干軍匠民籍若干添設若干里圖各州縣備造文冊俱繳送巡撫官處咨送北方前項布政司巡撫官即行所屬州縣查對相同委有前項逃移人戶仍各差佐貳官帶領里老甲首前去各該州縣關取如已生成家業者分房前去承種田地辦納糧差其餘原在彼居住者聽從其便此外別有招撫良法宜從具奏施行如此庶流民復其原業而版籍不至於大虧矣

一革大弊以蘇軍民

照得洪武年間建都金陵一應京儲四方貢獻蜀楚江西兩廣俱順流而下不二三月可至京師福建浙江直隸蘇松等府雖是逆流地方甚邇不一二月可抵皇都北方賦稅止供各邊不勞遠運所以民不受害而得遂厥生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

進貢方物數少尚未有馬快船隻之差至宣德正統年間以後或裝載



薦新品物及南京所造飾簍等項用船數多所過州縣動撥人夫千百名其夫俱係附近州縣衛所出辦銀兩雇覓少則用銀十數餘兩多則三五十兩一年之間自儀真抵通州所用雇夫等項銀不下十數萬兩俱係小民膏脂而不係賦稅洪武年間裏河軍民未嘗遭此困苦來京馬快船隻其弊固多而

進鮮者其害為甚且進鮮乃朝廷敬奉

祖宗之意固不可闕今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笋蓮

藕苔菜宣州梨蓋因

太祖高皇帝南京踐祚之時所用故猶進奉

供薦今京師果品菜蔬雪梨青杏比之南京所產者其味尤佳隨時

供薦亦可將敬又奚待於南京者臣任南京兵部尚書之時備知

內府針工局遞年將在南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該用絹布俱於在京該庫關出用馬快船裝載差內官或內使管運前去南京織染局染造差去官到彼俱支廩給下程一年該用銀數



百餘兩俱係上元等二縣出辦待其染完南京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來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鋪陳仍關支絹布復用馬快船隻一同裝載差官管運前去南京染造交割歲以爲常此裏河軍民受害第一大弊也臣思天下之弊有大小有遠近若弊之小而近者革之而遠且大者不革豈能回天意而蘇民困哉況裏河實南北喉襟之地我

朝鴻圖億萬年若革裏河前項馬快船之弊則軍民蒙億萬年之利若前弊未革則軍民受億萬年之害利害之間向背所係又況我

列聖相承咸以愛養黎元爲心雖皇上篤於大孝以奉

祖宗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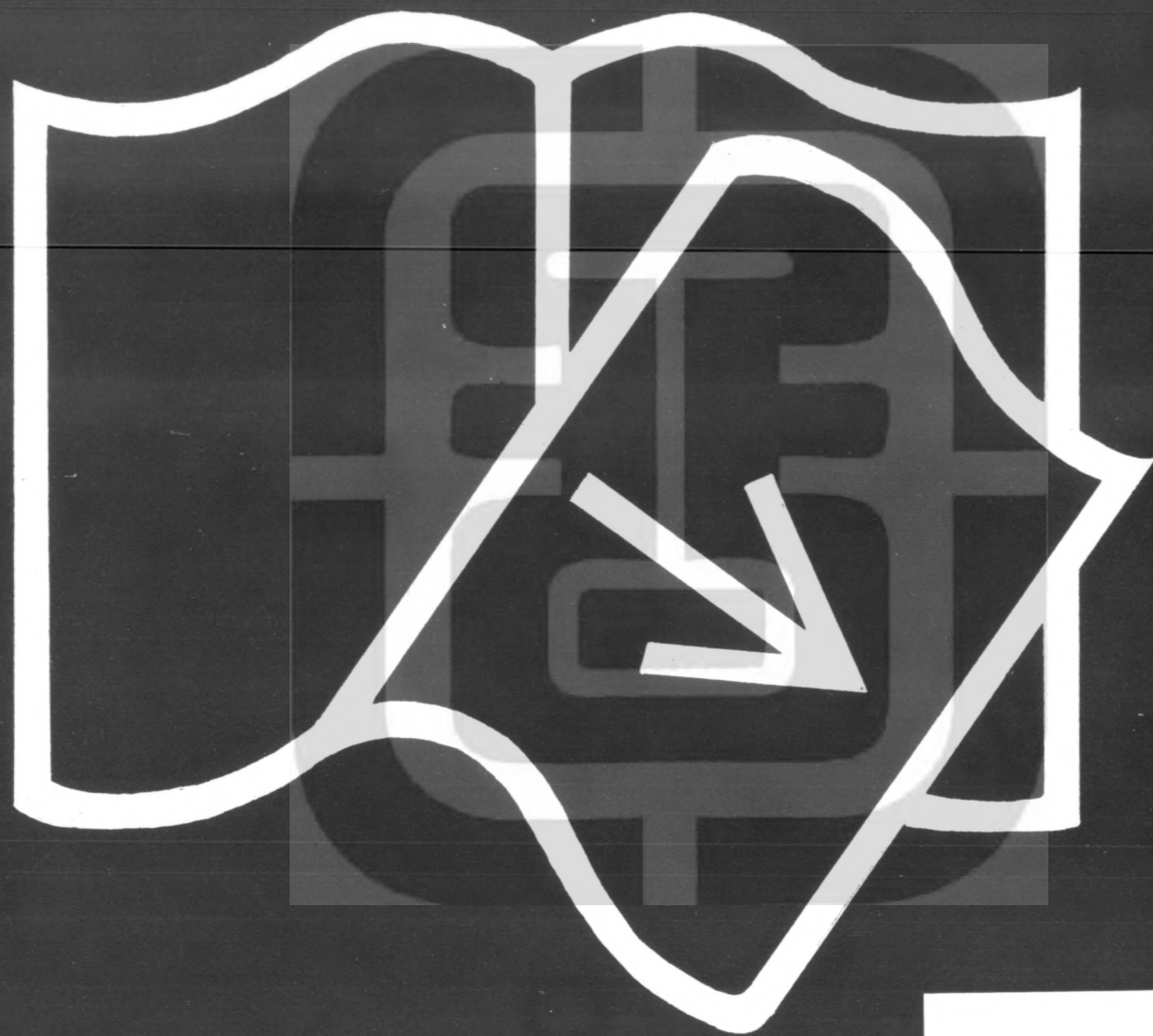
祖宗在天之靈憫念軍民困苦亦必爲之不憚伏望皇上將臣所言乞勤乙夜之

覽斷自

宸衷將前項

薦新如青梅蓮藕宣州梨苔菜之類於中量免進奉省少船隻其餘楊梅枇杷鮐魚北方不產者





原件短缺

P23

照舊進奉

供薦其兩京內官內使合用該染布絹每年該局行移該部計筭一年該用若干數俱於南京該庫交收該局每年預先

奏行南京該部并南京守備太監再行查筭明白照數就於南京該庫支送南京織染局染造完備該南京內官內使者就彼支與應用免其運來以省勞擾該在京內官內使所用者守備太監選差南京老成的當內官管運前來該局交收定爲常例不許

問理刑名近年以來有該巡撫巡按官接狀批行問理者有自受詞狀問理者出脫輕罪者固有中間枉人至死者亦多臣每於秋後會同多官審錄在京重囚情可矜疑者仰蒙

聖斷發落情有未明

奏行再問者仍照原擬非故欲人之死蓋取自安之道其他府州縣正官有等酷暴之徒逞一己之忿怒輕人命如草芥有犯該竊盜而即時捶死者有犯該鬪毆致死而問擬故殺者民之死於非辜者處處有之撫巡者不之禁兩司官若



不知小民含冤無所控訴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也如蒙乞

勅三法司備載

朝廷恤刑之仁憫惜人命之意戒飭司屬務要講明律義必至貫通曉暢凡問重囚叅錯訊鞫期得真情彼此具服方纔擬罪送審審刑官尤宜用心詳讞毋拘於成案勿避其嫌疑使生者無冤而死者無憾以仰副

聖天子恤刑之意仍乞

勅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撫巡按官行令按察司并分

巡等官凡遇問理重囚一體用心不許輕易致有枉抑今後布政司官不許受詞自問刑名各撫按官亦不許批行問理其分守叅政叅議若有所屬人民有告戶婚田土吏典民害事情許其接狀咨行本司劄仰理問所問理其餘行府問報大小衙門官員各要心存仁恕愛恤小民不許輒肆酷刑致死人命已告發者提問如律未發者指實罷黜毋事姑息縱令殃民庶刑罰不濫而民罔冤抑矣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卿所言深切時弊都着該衙門便查具來說欽  
此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九

國子生江都葛洞校正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十

同郡後學魏尚綸編集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為嚴武備以伐北虜奸謀事切照北虜自成化  
十三年遣人

進貢之後迄今一十二年屢在邊方為患今無上  
事而自遣使

進貢此蓋我

皇上即位以來任賢選將勵精圖治德化溥及於四  
海威名遠振於外夷之所致也抑或北虜聞我



憲宗皇帝上賓

皇上嗣登寶位故來窺我虛實亦未可知也且北虜之奸謀詭計固難測度而在我之預防誠不可不嚴故兵法有曰上兵伐謀往年故事凡北虜進貢京營差撥官軍接至居庸關既至會同館必照人數多寡撥與馬匹騎坐上直官軍必貼班侍衛皆所以壯軍容而振

國威也其迎接軍馬并騎坐馬匹及上直侍衛軍人并撥去居庸關防護者俱係步軍中間老弱相半盔甲不鮮明器械不鋒利而侍衛軍人老弱者尤多义刀長鎗盔甲大半損壞夷人所騎馬匹俱是瘦損而軍多羸老且在京各營軍馬乃

朝廷之六師也侍衛軍士乃

朝廷之禁軍也居重馭輕兵之至強莫過於此彼虜在大同見我邊軍精強如此若見我前項軍馬其啓彼輕視之心也必矣必須揀選精壯軍馬另關新鮮軍器盔甲庶可壯

國威而伐彼之奸謀乞

勅兵部先將上直官軍預爲揀選老弱之數暫爲退



出另選精壯之人補數臨期關與

內府鋒利鮮明盔甲軍器仍令把總管領官員嚴加鈐束其隊伍立站之間行伍疎密俱要如法務有精銳之氣不許似常喧嘩錯亂其該去居庸關防護軍馬乞

勅該管總兵官亦要選撥十分上等馬隊軍人并在京擺隊官軍俱要關領

內府收貯上等盔甲軍器其部伍進退務要其止如山其行如雲凜然節制之兵而有不可犯之勢其差去把總官亦要驍勇老成使彼望而畏之知其為

中國之將而不敢萌侵犯之心會同館答應夷人騎坐馬匹亦要撥與上等有膽好馬精壯有識軍人不可將瘦小馬匹罷弱軍人一槩撥去致使輕侮本館年久損壞床帳器皿不全乞

勅兵部量為修理以備應用仍乞

勅禮部行令大通事選差善曉夷語之人假作館夫名色混入館夫之中專一密聽北虜言語察彼心事每日報與大通事密切具

奏以憑防閑仍乞



勅光祿寺將今次

進貢夷人飲食稍加豐厚以敦懷柔之道彼虜感我之恩畏我之威釁隙無由而啓雖小犯邊不足深慮及令巡街御史督令五城兵馬錦衣衛官校嚴加禁約閑雜人等不許私下擅與北虜交接及令夷人無故出入外境入軍民之家往來自由如此則我之虛實彼不能知而彼之奸謀我先伐矣萬一北虜果來窺我虛實若不如此預防破其奸謀彼虜出塞為患非細臣叨任大臣同

國休戚況職總風紀事所當言苟有所見不敢緘默謹題請

旨

弘治元年六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會同館工部便量為修理光祿寺酒飯務要用心備辦不許將不堪之物館待使臣還着禮部該司官提調欽此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為撫卹南都軍民事照得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

陵寢所在攸係非輕防奸禦侮全藉官軍軍國所需

尤賴民庶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其無虞臣訪

得南京官軍專靠俸糧養贍其武職本色俸米

每年九月十月折支絹布有過一年不得關支

者其折色鈔貫等項二年之上方得關支者詢

其所以蓋由南京

內府該庫收放絹布內官比先年間止是二三員



近年增添七八員凡遇各處送納絹布大戶到來每絹一疋要使用銀三四錢每布一疋要銀一二分包攬大戶乘機作弊納戶無銀使用只得棄絹逃回經年累歲不敢前來上納動輒拖欠上萬餘疋各衛委官通同買頭故意遷延以此不得關支只得減價賤賣於人而預先揭借俸糧者尤多其各衛所替役補役并新解逃故軍士戶丁到來南京兵部查勘明白行仰該衛收役食糧本衛造於食糧項下該部查算明白行倉放支係是定例其南京戶部務要逐名具狀赴通政司告送本部行衛查勘重復保結多則三四月少則一二月方得公文到部上下打點用銀一二兩俱係揭借月糧比及支糧月分又被債主關去因無食用隨即逃亡以致操練數少武備不足及洪武年間

駕在南京其

御馬監養有大馬餵飼苜蓿以此每衛撥空閑地土着令軍士種藝苜蓿以供餵馬至永樂年間遷都北京而南京

御馬監別無大馬原種苜蓿地土又被勢要占去



本監仍要各衛出辦苜蓿因無所產只得出辦價銀每衛多者四五十兩少者二三十兩一年不下千百餘兩逼迫軍士揭借月糧稍有遲慢衛所官員受責多端况造送快船等項家無空丁差無虛日此南京官軍受害之大弊也及訪得南京工部遞年該辦打造快戰等船木料比先年間本部收有太平鎮江等八府人戶承佃蘆洲賣蘆價銀不下數萬餘兩支給買辦價無所虧近年以來前項蘆洲爲因本部具

奏召人承佃多被無藉之徒占去無有銀兩送官凡遇買辦木料俱於應天府舖戶賒買年復一年即今欠少舖戶木料價銀三萬五千餘兩其欠少各項買辦顏料等物價銀尤多舖行取於舖戶舖戶取於逐門戶戶受害怨言盈途其上元江寧二縣人戶在廂者支應往來

欽差內外官員下程及

漢府織造段疋一應合用之物并

內府花園夫修理

進貢鮭魚廠外廓城等項在鄉者出辦答應過往并南京各衙門公差官員人夫阜隸俱要用銀



雇覓每名月該銀七八錢前項坊廂在鄉人戶  
一年共該出銀萬兩有餘年年如是無有空歲  
此南京舖戶人民受害之大弊也恭惟  
皇上嗣登寶位屢下

明詔革罷應天府織造段疋南京軍民歡聲載道如  
獲更生傳聞猶欲織造愈加驚疑夫以南京之  
內所賴全在軍民平昔既不能使之得其所臨  
時何以責之効其力必須痛革前項之弊可保  
無意外之虞如蒙乞

勅南京守備內臣將該庫收支絹布內官量爲減去  
新添之數仍令遇有南京戶部送到絹布到庫  
早爲收受不許指要使用錢物過多及查南京  
御馬監如無大馬將苜蓿價銀革去止令牧馬所  
軍人將草餵養見在馬匹其

漢府織造段疋機張等項照依欽奉

詔書內事例革罷以蘇軍民困苦及鮓魚廠房屋如  
有損壞方令修理不許指以修理爲由年年擅  
令應天府出辦銀兩花園人夫如果不係洪武  
年間額設之數不許久占辦納月錢仍乞

勅內外守備官員行移戶部將南京各衛但係替役



新解并自首復役軍人該南京兵部查勘無礙  
行令本衛着役收支月糧者本部止照在京戶  
部事例造冊收糧不許刁蹬又赴通政司告狀  
重復保勘致累逃亡及行南京工部將有蘆場  
地委官踏勘明白照舊追收蘆價銀兩給還欠  
少舖戶木料價值今後凡遇買辦務要先給價  
銀不許逼迫賒買負累舖戶及乞

勅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將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該  
出前項差役銀兩時常查考當減省者減省當  
樽節者樽節不許妄費有傷民財臣曾備員南  
京熟知此弊其來已久恭遇

皇上圖治愛民遠追舜禹臣叨總風紀責在澄清若  
知南京軍民不得其所緘默不言不惟有負  
皇上任用之意抑且得罪

祖宗在天之靈故敢昧死上陳伏乞

聖明留意南畿軍民幸甚臣不勝幸甚緣係革弊撫  
安南都軍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二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積年弊病當要禁革都准行欽此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爲驅逐虜寇出套以防後患事弘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紱差舍人房正

奏事到京前來本院投文臣當臺詢問地方事情

本舍說稱虜賊俱在河套近邊墻居住日逐射

獵通事回話答說並不做賊搶掠到明春要來

進貢臣切惟胡虜爲患自古而然勢盛則搶掠勢

衰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

在於延綏寧夏再西則在於甘涼趨逐水草時

或出沒此虜賊之常態也以今日虜勢論之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在所當憂成化四年虜酋阿樂出札加斯蘭上居河套犯我邊陲

朝廷命將出師往彼征剿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

進貢由偏頭關經大同赴京

朝廷賞賚甚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於征戰民困於轉輸幸而虜賊自相讐

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啓釁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威德遠及虜酋向化遠貢

闕廷今此虜居於河套近邊牧獵聲言春間又要

進貢臣切思河套之中地方千里草木茂盛禽獸

繁多北有黃河南近我邊河冰開後彼藉黃河

之險而不慮零賊之偷其馬匹又得時常出沒

以掠我之生畜欲居河套之心無時少忘邇年

冰結之後虜必擁衆進入但野草燒燎已盡馬

無所食不能久居隨復出套所以套中十數年



餘久無邊患今此虜居於套中不復搶掠意在  
緩我之兵春初即來

進貢必須似往年從榆林由偏頭關經大同而來  
爲詞不從則阻彼向化之心從之則貽我邊無  
窮之患彼旣

進貢餘衆居於套中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  
芽已茂馬臙已壯欲令彼出套彼必藉言河冰  
已開倘此虜背我

國恩入寇剽掠陝西邊患何時得已況今各處府  
庫未見充實陝西人民未獲蘇息供給轉輸賴  
之何人及甘涼一帶見今亦有聲息而哈密地  
方又被殘破萬一如臣所慮事之可憂莫大於  
此思患預防實不可忽如蒙乞

勅兵部再行查訪果有前情另行計議請  
勅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一面用心操練軍馬嚴  
加防禦一面令通事與彼答話旣要

進貢早爲出套還從大同赴京

朝廷自有重賞彼若又以由榆林

進貢爲詞緩我之兵必大張兵勢或別有竒謀務  
要逐彼出套不可容彼久住貽患邊方庶官軍

免征戍之苦生靈無轉輸之勞而

朝廷亦無西顧之憂矣臣久在邊方慮此亦孰苟

有所聞不敢緘默緣係預防虜患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等謹

題為豫防虜患以保重地事臣切聞事貴早圖患

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於未亂此

皆防患於未然圖事於未萌也凡事固然虜患

尤甚故昔魯侯征徐戎之亂吉甫伐獫狁之侵

莫不先事而慮內修而外攘也載諸書史昭然

可徵切照甘涼地方乃古胡虜左賢王之地漢

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

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

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



相合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

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

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虜酋朵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孛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

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剿平旣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虜賊入於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此虜知彼將不得人生畜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人口擄出者不可勝計官軍失事被其降調者亦難悉數況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



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

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白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其

奏有挫衄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虜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邇因甘涼等處闕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僭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

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達賊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

奏稱止被達賊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達賊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邊糧闕兵寡即日天氣



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彼賊益爲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憂思患豫防不可不慮如蒙乞

勅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馬步官軍若干若達賊擁衆犯邊有無足穀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綏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賊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賊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預集務使此虜大遭挫衄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於必行仍乞

勅戶部查筭甘涼各城見在糧草若干可穀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闕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闕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饋運千里饋糧民有饑色樵蘇後爨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



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爲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憂者無過於此故我

皇明祖訓有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者正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苟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緣係預防虜患以保重地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欽依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欽此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等謹

題爲思患豫防以安地方事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兵部衙門調度軍馬固其職掌豫防盜賊亦其所司凡地方之事與其動調軍馬而剿盜賊於已發莫若早設方略而弭盜賊於未然自古保邦致治之道必以思患豫防爲先近聞直隸蘇松常鎮并浙江杭嘉湖等府所屬縣分去歲因被水災即今米價騰貴蘇松等府每石值銀八九錢杭州等府每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今歲又被水災民益窮困盜賊生發無處無之況西



有太湖東連大海鹽徒所聚特異他方

國家財賦大半出自於此今各府倉糧俱無數十萬之積千百萬生靈嗷嗷待哺將何以濟前此景泰年間蘇州府地方亦因災傷饑民聚衆搶劫爲盜幾成大患幸得

欽命大臣方能消弭此時比之昔年生齒益繁災傷尤重民情世事又有不同及訪得山東濟南兗州二府天久不雨秋田無收人民皇皇漸有逃移牲畜趕往他方變賣者塞道盈途比之蘇松恐無所異俱不可不預爲處置以消未然之患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天下之患方其未萌而制之則易爲功待其已發而防之則難爲力今前項江南地方京儲仰給於此者二百餘萬況今織造供應段疋及

內府白糧等項多於此焉是賴往年各處災傷者或借本處之糧或發

內藏之財前去賑濟今各府被災無糧可濟萬一今冬明春青黃不接之時民無所望豈肯坐以待斃必致聚衆以爲盜搶劫以救生不捕則貽地方之患誅之則有傷生物之仁往年青州府



妖婦唐賽兒作亂而山東爲之不寧近歲嘉興千戶所百戶陳輔一人倡逆而本府被其搔擾今前項闕食之民若不早爲賑濟恐生他患而  
貽

朝廷南顧之憂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灾荒人民闕食乞降

勅三道付順便公差人員一道齋付南直隸巡撫都御史侶鐘嚴督各府掌印官一道齋付鎮守浙江太監張慶巡按監察御史張禎一道齋付巡撫山東都御史王霽巡按監察御史文端各嚴督布按二司掌印并分守分巡官員各將所屬被灾州縣闕食人民加意賑卹一切盜賊設法消弭果有應該停免物料并應該取回官員或闕乏賑濟錢糧各另斟酌緩急具

奏定奪仍行各該衛所將見在守城軍士用心操練振揚威武以防不虞務期仰副

朝廷憫灾恤民至意如或坐視民患致壞地方責有所歸臣等叨掌兵政地方安危乃其責任聞兹灾荒不敢緘默緣係請

勅鎮巡等官預防被灾地方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國子生江都葛洞校正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十



